

目 录

李大钊：

别泪..... 1

雪地冰天两少年..... 3

陈望道：

天底..... 8

记忆.....11

在杭州路上.....13

茶话.....15

黄负生：

夕阳会.....18

盆花.....22

和平的死.....24

萧楚女：

卖水饺的恩爱.....31

恽代英：

真男儿.....35

枕上的感想.....43

阮啸仙：

一个人家的蜜蜂.....49

何孟雄：

你杀他，还是他杀你呢？.....52

周恩来：	
巾幗英雄·····	56
有什么分別？·····	69
袁玉冰：	
一个枪决犯·····	72
瞿秋白：	
猪八戒·····	76
那个城·····	79
夏明翰：	
死后的回忆·····	82
于方舟：	
庚子燹余记·····	94
方志敏：	
私塾·····	100
谋事·····	103
狗儿的死·····	106
杨之华：	
旧伦理底下的可怜人·····	114
李富春：	
一个法国兵的忏悔·····	117
张闻天：	
逃亡者·····	123
恋爱了·····	130
周先生·····	142
飘零的黄叶·····	152
——长虹给他母亲的一封信	

陈毅:

报仇.....	162
十年的升沉.....	166
西山埋葬.....	173
归来的儿子.....	182
生日.....	201

沈泽民:

墙角里的人.....	210
------------	-----

潘漠华:

乡心.....	214
晚上.....	222
人间.....	227
牧生和他的笛.....	237

尚钺:

子与父.....	243
谁知道?	249

于毅夫:

老孙婆的忧虑.....	256
破晓.....	261

田波扬:

去之夕.....	267
----------	-----

秦邦宪:

别时羞.....	283
----------	-----

李大钊：

别 泪

华氏^①，神京世族也。府第齐云，建筑极其壮丽，流衍日久，别为三支：甲支专好结交官僚豪霸子弟，因之浸染恶习甚深；乙支习与游侠者游，好问人间不平事，间有流于躁暴者，但其奋斗勇往之精神，盖百折而不挠；丙支则多文弱书生，尚清谭，喜批评是非，文人墨客，常近接之。三支中甲乙二支，势力相埒而不相睦，而以丙支之势力为最微。于是群相与谋，咸谓非亲近甲支，不足以自存。

一日，过丙支之门，院落沉沉，碧梧荫蔽，牖户恍闻有少女声，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诉，自繁叶丛枝中送出。微闻曰：“吾爱乎，行且与君子暂别矣！妾有满腹离愁，不知从何说起，妾今谨托于临别赠言之义，有所读陈，愿君子勿拒，幸一垂听。明知此日已不足以回君子之心，异日者，倘有忏悔之机，万一忆及妾临别之语，于愿足矣。……”以下唱

* 一九一六年八月十五日《晨钟报》创刊，李大钊应聘任总编辑。他利用该报宣传新思想，触怒了把持该报的政学系政客。李大钊拒不向旧势力妥协，毅然辞去他苦心创办的《晨钟报》。这篇寓言式的小说，发表在他离别的前夕（同年九月四日该报上），反映了他的惜别之情和对旧势力不妥协的决心。

① 华氏，暗指中国。

喁细语，似互相应答者。少顷，又闻少女曰：“君子昔时，不曾一失足与彼辈为伍乎，助异姓之豪强，以倾轧同辈，此事君子至今犹引为遗憾万千，君子不尝向妾自白矣乎！曾几何时，此伤心之痛史，君子遽欲从人以促其再演，妾固知非君子之初心，而一与彼辈交游，此种覆辙，绝无可逃，君子明达，奈何见不及兹耶？今兹絮絮之谈，在君子今日，或不一顾，然妾固逆料君子，终有思及妾言之一日也。妾今行矣，但祝君子此后之行动，勿过于随波逐流，于断崖绝壁之前，稍一自持，天不绝人，沉沉堕落之深渊，君子或能自崖而返，妾纵漂泊天涯，得闻君子忏悔之音讯，转徙穷途之身，仍当求所以效命于君子之前矣。今与君子别矣！珍重珍重！”少女言已，匆匆出门，与少年握手后，犹以泪眼频顾少年，始掉头去。

少女何人乎？盖华族丙支中一少年名迪穆者之未婚妻桐子也。桐子幼孤，与华家为姑表亲，因寄居华家，迪穆颇善视之，桐子亦以身许。嗣以迪穆仍欲亲近甲支，桐子不忍见同根相煎之惨，深以为不可，惟以云英未嫁之身，未便对于人之家事，十分干预；且即干预之，恐亦无效，遂决然去而之他，业看护妇。临别对于迪穆之谏言，声泪俱下。厥后迪穆不至从甲支之败子，同为异姓之豪强所误，陷于可怜之境者，未始非桐子濒行之言，时迴旋于其脑海中有以致之。而迪穆后日，于艰难困苦中，与桐子相遇，竟得其援助，相逢话旧，盖不胜今昔之感矣。

署名：守常

雪地冰天两少年^{*}

黄沙迷日，白草萦足，雪地冰天中，一少年武装作远行。时方隆冬，朔天凛冽，少年须眉尽冰雪，项间围以狼皮，里犹带血，未尽干，似中途猎获即用刺刀剥下者。

少年方昂头阔步迈往直前，若有预定之路程期于必达者。猛抬头，见一团落日将西沉，前路高山峻岭，横无去处，少年徘徊于此者约二十分钟许。

途望山下，有一处松林森列，其中山石夹隙处，斜庇作檐势，荆棘丛之。少年行至其处，出自来火，一面焚，一面拔刺刀剪其根干。忽自火光中跃出巨兽，狂吼怒奔，向少年猛扑。少年急移身避之，幸怀中手枪尚实弹，连击数粒，巨兽仆，细视之，乃一黑熊。

天已黑暗无光，狂风四起。少年剥熊皮铺地，脱行囊，出天幕，列之。食干候(干粮)少许，饮保温器中水，然后抱枪实弹卧。

少年行至此，已历数月之久。候且尽，身已疲，而壮志不稍屈。微一合目，旋即似睡不睡，默念此广漠之山川，至今人迹绝少，荒原大野，徒供兽蹄鸟迹纵横，岂不可惜！想西人之发见美洲新大陆，不知冒几多艰险，哥伦布始能告厥

^{*} 本篇最初发表在《言治》季刊第3册，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。

成功。今吾人若欲经营此广漠之土地，虽经披榛棘、驱虎豹，越国辽远，以为筚路蓝缕之开拓。然以视彼之重洋万里，泛孤舟于海天茫茫之中，而寻世未前闻之新世界者，其难易险夷，已不可以道里计矣。又念迩来生计之困，使一般少年多集中都市，日向恶浊之政治潮流中求生活。无论求之而得者，百不得其二三；就令求即得之，而政局之翻云覆雨，朝得之而夕旋失者，亦复比比皆是。且即其所得者，而细揣其滋味，酸辛痛苦，始已备尝。此种生涯，亦复为稍有志气之男儿所不屑。曾何如出关越塞，抱鲁滨逊飘流孤岛自辟生活径路之决心，将来所成，必不止个人之生计蒙其福利已也。念念相缘，百感俱集，不觉无限心事皆在此一个天幕中。正寻思间，忽闻弹声数响，少年急起，抱枪出天幕，枪声、群狼怒嗥声、弃马悲鸣声，一时毕集于少年之耳鼓。少年尾之以观其动静，忽悲鸣之马，寂然无声；忽群狼之怒嗥又作；忽对面之弹声愈急。少年逆知是必旋人为群狼所困，不得已而先弃其马。群狼得马，势稍缓，马尽更欲噬人矣。少年乃急实弹向群狼猛击，死泰半，狼势稍退。斯时对面呼曰：“吾友盍协力以殄此当路之豺狼？”少年应声曰：“诺。”斯时枪声如联珠不绝，狼势大杀，皆远逸。少年于黑暗中握其手而慰之曰：“勿怖！我当助君。”其人曰：“谢君厚意，微子吾遭所噬。”少年曰：“子何来？请至吾天幕中告我以究竟。”其人曰：“善。”乃与少年相携入天幕。

少年曰：“子饥乎？予行囊中尚余干饷少许，尽之勿惜也。”其人曰：“吾尚携有乳饼，吾引火烤而食之。子第尝保温器中水尚温否？”少年曰：“尚温。子试饮之。”于是且食且谈，谓少年曰：“予此行可谓长途旅行，予自蜀西入藏，经新疆至此。或以步行，时或乘马。适才为群狼所噬之马，乃

藏中土人赠予者。日行数百里，今日贪行未早息，至为群狼所迹。此健步之马，竟为最后之牺牲，惜哉。”言次慨叹不已。继问少年曰：“子何来？亦有以告我乎？”少年曰：“予年来颇思又只身作万里游，以为荷枪刃、裹候粮，走人迹罕到榛莽塞途荒寒寂寞之山岭间，固男儿丈夫事。遂步行出万里长城，越大兴安山脉，沿戈壁沙漠，经库伦，西至扎萨克，而后抵此。途次曾数遇马贼与猛兽，予皆奋斗退之。即此天幕之所在，适亦为黑熊所盘踞。”少年言已，笑形于色，觉冒险远行之趣味，今日思之既足以自豪，而于雪地冰天豺狼当道之绝域，无意中得遇一知己，尤足以自慰也。

二人在天幕中，披地图，大约已至阿尔泰附近，盖距科布多不远矣。少年慨然曰：“方今世界多故，欧洲全境罹于兵火，俄以摧败之余，人民复欲睹平和之曙光，以改革内政为急务，单独议和之说，已现诸事实。此后西北一带，将生重要之形势。且吾国今日，南北构衅，日寻干戈，内争不休，其结果并内部而不能保，何论边疆？狡焉思逞之邻邦，终必负之以去。吾侪少年，宜抱西北发展之志，及早经营之。内部治平则保障西北以固吾圉，内部纷争则建立一新邦而备联邦之分子。此真中华少年飞跃之好舞台，吾侪盍即为之先驱？”后至之少年曰：“善！予抱此志者久矣。民国建立，号称五族，此实分裂之兆。予以为吾中华若欲成一统一之国家，非基于新民族主义不可。新民族主义云者？即合汉满蒙回藏熔成一个民族的精神，而成新中华民族。达此之程叙，不外以汉人之文化，开发其他之民族，而后同立于民主宪法之下，自由以展其特能，以行其自治，而与异民族相抵抗。吾子既有志于此，盍即先由联络蒙回入手，以诚笃之精神感之，然后徐谋教育之推行，实业之发达。坐言起行，请自吾

辈始。”少年跃起曰：“壮哉！吾友。起！起！起！行！行！行！”

二少年乃拔天幕，肩行囊，一旦行且谈，直向科布多。时天方初晓，旭日东升，皎耀之光线，恰与昆仑山巅澈白之雪相映，若以代表少年之精神，而预示其未来无限之希望，前途无量之成功。

伟哉！雪地冰天两少年！壮哉！雪地冰天两少年！

署名：剑影

李大钊

李大钊（一八八九——一九二七），字守常，河北乐亭县人。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，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。早年留学日本，参加反袁运动。回国后，他在北京办报。一九一八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（后为教授），积极参加《新青年》的编辑工作。俄国十月革命后，他首先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，创办《每周评论》，积极支持《国民》、《新潮》等进步刊物及少年中国学会的工作。他是“五四”运动的指导者。一九二〇年在北京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，参加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。党成立后，他负责北方区的工作，在党的“二大”至“四大”上，均当选为中央委员。他对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有卓越贡献，积极参加国民党“一大”的筹备工作，“一大”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，并负责在北方建立国民党的组织。一九二七年四月，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逮捕，在狱中坚贞不屈，于四月二十九日慷慨就义。

李大钊生前著作很多，已搜集到的有一百一十万字。他文学修养深厚，能诗善文。他遗留下的文学著作有新旧体诗作、

散文、杂文等，这些作品富有战斗性，艺术价值也很高。他的小说不多，仅存的这两篇都是他在青年时代的作品，虽是用文言写的，但较通俗，寓意深刻，发人深省，反映了他追求真理的战斗精神。

陈望道：

天 底*

“……你果真到俄国去，那就象白生白养你一个人，我再也沒有心肠做人了。”

一个五十左右的女人，在灯光底下很激动的同一个十七，八岁的青年说。这时那盏腻滑的菜油的灯光，也越发显出眷恋凄凉的神息了。

这女人旋过头去看了看灯光，仿佛又激起些眷恋的热情，便又说：

“我现在只希望你一个人了。你大哥，明年正月里就要搬往河对岸大伯母那里去了。你的二哥，如今又是这样，变为一个一生世没用场的人了。我现在只……”

这女人说到这里，眼睛很猛烈地看着青年的心胸，似乎在诊断青年胸波的律动。忽又将眼光移注青年脸上：

“阿麟！你是很听话的，你素来孝顺；你还是听我的话罢，不要去。听我！阿麟，……不要去，听我罢！”

阿麟的母亲，这时更接近青年垂着的头了。阿麟只是沉默着，无精打采地看了看他母亲脸上那无限爱的倾注神情，

* 本篇最初发表在《民国日报》副刊《觉悟》，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三日。

就又很不自然地点了点头。女人很高兴地说：

“好啊！我只要你居在家里就好。或者象你大哥般教教书也还没啥，家里时常好来走走；这样，只要这样，我心里就快活了——如同吃过人参一般。

“我早已打算这房子，前半间给你住，地也还平，也还象样；你有客人，也好来来往往。后半间，我可以念念佛，也还清静。隔壁一间，让你二哥那俩夫妇——”

这女人突然将头一震，象是无意中拾了个失却的甚么：

“哎哟！我又忘记了！今年，你的三叔母又说过了，菊姊姊已经做了别家人，家里只有伊一个了。伊要你今年就讨了老婆，立刻搬到伊那里去；给伊管管账目，收收租子。伊待你也很好，昨天听说你要回来了，便又拿鸡卵之类等许多东西给你吃。真好！这样三叔母，待你同母亲一样的，天底下真不容易寻出一个。阿麟！你欢喜住伊那里去吗？”

这女人又显出推考过几番，很有把握的模样：

“但是老婆总要讨的嘎！天下也断没有这样的事情。订的时候，是估量到的：你要学堂里读书的。阿麟！你嫌伊不曾读过书啊！你自己可以教……”

阿麟摇了摇头。

“那又为甚么呢？你只顾对我说，无论甚么不要藏在肚子里，你要怎样，我就是摘天上的星，也得想法架起梯子……”

阿麟听听母亲这两句话，头越加垂下了，眼泪一滴滴的渐渐滚落下来，淋湿了他的膝头；阿麟的母也随着呜咽了。

“……那方面又是有名望的……姑娘心硬起来……岂不是一桩罪过……”

“这且不去管彼，总之你不要往俄国去。去，我做人也

空了，只有你——还有甚么呢——只有爬到谢家桥——”

这女人语言越模糊，阿麟几乎辨不清伊说话的意思了，但还是默坐着。

女人侧着头，似乎听甚么，忽又高声说：

“二更了！我真昏，讲得半夜！你坐船也坐困乏了，早点困。讲得半夜，我真昏！”

说着就把灯和火柴摆在阿麟床前，显出很抱歉的神息，朝阿麟再看几眼，急忙出门去了。

阿麟还是呆坐着：但锐敏的眼睛里浸着泪，勇往的身躯中也溺入母的爱了。

署名：晓风

记 忆

疾病给我唯一的安息日，又被记忆搅扰了。

记得去年八月十七是阴雨的一日。风又很紧，西湖旁夏君家的两间平屋，被雨淋湿了两半间。我在南面一间的后半间里理好了行李，北面一间就进来了五位女士。内中一位便是柳堤。柳堤总不多说话；其余四位女士正在摆手摇头说离别话的时候，伊只是站在最远的地位微笑地向着我。但临我要走的最末的一刹那，四位女士沉默了，伊却突然地而又猛然地向我说了句直捣心奥的话：

“先生，你去了哪！”

这时我的记忆里，突然现出了个慈爱的女性的容光，手里拿着一包手制的点心，面上满幕着快慰、勤勉与担忧。伊走到我的面前，并无言说，只是怅惘地站着，不转瞬地瞪视我。那是何等不可量测的深厚啊！沉浸了，连平日时常喊的“母亲”两字都喊不出来了。但到底还是母性坚强，伊却能够说出——

“明儿，你去了哪！”

说话最难的仿佛也是冒头的第一句，说了第一句随后就不很费力了：

* 本篇最初发表在《民国日报》副刊《觉悟》，一九二一年六月二日。

“明儿，你到外国去，别去学法律。听说学法律，就要去做官，去杀人。明儿，你别去学杀人，你是同我一样不会看杀人的！……”

我听到了“杀人”两字，就专将杀人两字在脑中盘旋，以后的话便丝毫不曾听见了。

这是我出去留学时，母亲和我的话别。现在那“你去了哪！”一句话，不知怎地又闯入伊的胸中，涌到伊的唇边了。我母亲对伊说过么？我几时偶然对伊称述过这段话么？怎地又闯入伊的心胸了，这是何等不可量测的深厚啊！

我这样地惊异着，正在感谢伊们冒雨远送的话，便不知几时中断了。我的眼瞪视着伊；伊的眼瞪视着我；其余四女士的眼又瞪视着我们俩。怎又闯入涌到伊的唇边了，这是何等不可量测的深厚啊！

但我的记忆却又来警告我，说话中断了，又使我发现出我在瞪视伊，伊在瞪视我，其余四女士又在瞪视我了。我的心里，立时充满了羞耻与忧惧。心想：伊不致误会我恋爱伊么，伊们不至猜疑我爱慕伊么？觉得颜脸通红了。

后来坐在往上海去的车上，也只是惊异与羞耻与忧惧环绕了我。又后来便被繁忙的幕盖了，揭了这幕，又就被惊异与羞耻与忧惧环绕了我。疾病给我唯一的安息日，竟被记忆搅扰了！

署名：晓风

在 杭 州 路 上

我今天因为有点事情，往杭州去。

七时半动身。初升的太阳，透过未消的薄雾，落在地上，路是异常的洁净。路上也没有一个游闲的人，妨碍往来货车的路；这唯一的理由，就因为游闲的人这时还在丝罗帐中睡着。

路的两旁充满着洗刷溺桶的声音。那洗刷的人，头是相当的俯着，腰是很难受似的屈着；但同时价值评判的本能，似乎也还在佢^①们心中活着；个个都不正视他那近旁的溺桶；并且对那从污浊心肠流出的东西激成的声响，从憔悴的面上皱着的眉和闭着的口的中间，隐约地显出不很崇敬的神色。但佢们的精神是和平的，虽有反抗，也并不曾到厌恶或愤恨的这种程度。

八时半，送行女友举起白手帕在浴着晨光的空气中摇着，我就暂时同伊们告别，同时也就同这某政客所谓“人的生活”的都会的上海暂时告别了。

我的车位对着一个很阔绰的中年男人，很注意地在那里看书。这时我就被他引起读书的兴会，但我并不曾带得什么爱读的书；在一个小皮箱中，只藏着几册预备在杭分赠旧友

* 本篇最初发表在《民国日报》副刊《觉悟》，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四日。

① 佢，他。广东方言。

的《新青年》。于是我就从小箱取出一册来医治这看书的惯癖。这时候，我坐的这车忽有一异常的震动，那中年人很注意的头就很猛烈地被荡到书面的左侧，我坐在他面前，也就被他发现了。他看见我握着一册书，就说：“无聊吗？看书消遣？”我答道：“唔！你呢？”他说：“我的也是闲书。”我一看，是一册甚么《情欲之男女》。他的嘴是说“闲书”，他面上灰黄和枯干的形色却恳切对我证明那书是他本业的参考书；我看了他的面，就说：“客气，客气！我的真是世间的闲书咧！”

署名：晓风